

□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DOI:10.13585/j.cnki.gxfdyxk.2015.06.001

徽商家风的当代价值*

王世华,朱小阳

(安徽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摘要:徽商作为明清时期闻名全国的著名商帮,之所以能延续数百年之久,良好的家风传承是重要因素之一。徽商家风主要表现在孝悌为本的家庭观、立品为先的读书观、利以义取的商业观、聚而能散的财富观等方面。徽商家风在家庭、教育、经商、公益等方面的精神是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资源之一。

关键词:徽商;家风;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337(2015)06-0001-05

徽商作为明清时期执全国商界牛耳的大商帮,而且能够延续六百年之久,能够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其奥秘何在?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与他们具有良好的家风绝对分不开的。徽商极其重视家风的建设,他们的一言一行和种种事迹,也是留给我们今天社会的一份宝贵遗产。

一、孝悌为本的家庭观

孝是指孝敬上辈,悌是指友爱同辈。孝悌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孔子说过:“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就是说孝和悌是“仁”的根本。所以几千年来,孝悌成为维护家庭稳定的基石,也是家庭成员必须遵循的准则。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徽商也十分重视孝悌的培养。在徽商的家谱、家训中反复强调“孝”的思想。如休宁洪氏《洪氏家谱·继述堂记》就写道:“夫孝者,天之经也,地之义也”。孝是天经地义的要求。人子为什么要孝?道理很简单:“为人子者,当念身从何来?无父母则无此身。又当念身从何长?非父母则谁乳之,谁抱之,必不能长此身。故父母有子则谓其身有托,是以子为代老也,子有父母则谓其身有依,是以父母为荫庇也。”^[1]怎样才算孝?决不是对父母“丰其衣,

美其食”,就是孝了,“夫孝顺,德也,使徒有衣食而无诚意以将之,亦未必能得父母之心。”^[1]孝顺是一种“德”,更多体现在诚心诚意上,如果没有诚意,再好的衣食,父母也未必开心。这话说的真好。徽商正是按照这样的家训去教育子弟的,所以绝大多数徽商子弟都是堪称孝子。徽商踏上商途,决不是一路凯歌,而是充满艰难险阻,有的长期赚不到钱,无颜归乡,甚至有的在外病死、被人害死,尸骨难归。家中如遇到这种情况,那儿子一天心也不安,所以在徽州就出现不少儿子长大后万里寻父的故事。黟县王康泰在江西经商,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后,他回到故乡。咸丰五年春,太平军占领黟县,康泰“负母出走”,为太平军所逮,欲杀母。“康泰泣请代死,其母亦求杀己以免泰”,后来太平军“并释之”^{[2]卷六}。这样的事例不止一起,是非常感人的。

悌,也是徽商家庭特别强调的。友爱兄弟是悌道的根本要求。古代都是崇尚多子多福,因此大多家庭都是兄弟好几个。兄弟之间产生矛盾的原因多为两个:一是父母年老后的赡养责任,一是兄弟分家析户时的财产分割。当今社会不少家庭就因为这两个问题酿成多少人间悲剧。可徽商怎么对待这个问题的呢?绩溪《坦川汪氏家训》这样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3&·ZD088)

作者简介:王世华(1948—),男,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朱小阳(1982—),男,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讲师,博士。

写道：“人家兄弟胸中常要把两个念头退一步想：当养生送死时，譬如父母少生一个儿子；当分家受产时，譬如父母多生一个儿子。如此想念，则忿气争心自然瓦解。”就是说，为父母养生送死时，譬如父母少生一个儿子，那自己就要多负一份责任；分家析产时，譬如父母多生一个儿子，那自己就要少分一点财产。这种“退一步想”的说法真值得我们今天深思。在这个问题上，很多徽商是做得非常好的。歙县徽商许氏时清公就说过：“分产不足羞，可羞是分而争产。兄弟间只可论情，不可论理。论理则争比，侮慢日起；论情则和，和则乖戾不生。”^[3]卷之八兄弟间各家贫富不同，人口不等，论理那就是平分家产，势必分家后贫富更不均；这时就应论情，论什么情？一是手足之情，一是各家贫富之情。只要心中有这两种情，那还会斤斤计较你多我少吗？难怪当时人们把这句话当作至理名言。由于徽商非常注意这样的教育，故形成了很好的家风，明代徽商阮弼在芜湖创业，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创下一份基业，两个弟弟在家陪伴父母，阮弼打算把父母接到芜湖来住，并提出给两个弟弟完婚。他拿出自己所有的资产一定要和两个弟弟三人均分，父母不同意，两个弟弟也不同意，认为哥哥“独劳”，他们哪能“享其逸”？但阮弼还是坚持了三人均分。后来两个弟弟不幸早逝，小弟遗一女，阮弼将其父的资产全部给了她，并帮他嫁了一个好人家。大弟留下两个儿子，阮弼将他们全部抚养成人^[4]卷三十五。清代黟县商人程尚隆年十四即去经商，兄程尚升在家读书，尚隆经过艰苦拼搏，终于使家庭致富。母亲提出分家，尚隆认为兄家人口多，这时分家，对他不利，所以希望不分。母亲也知道尚隆苦心也就答应了。直到母亲去世十年，兄子女都已婚嫁，老屋实在住不下了，这才分了家^[2]卷一百五十四。歙县商人程肇都也是孝悌典型。“父母歿，既葬，每朔望必往墓祭，寒暑无间。”他弟弟程开周夫妇早逝，留下五岁孤儿，肇都把他抚养成人。等到分家时，肇都拿出自己的全部资产，给侄子一半，自己两个儿子共分一半，并对自己儿子说，之所以这样做，“非我于汝等薄也，所以慰先灵也。”^[5]563这种精神多么难能可贵啊！

二、立品为先的教育观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极其推崇的人生理想。修身是基础，徽商人家无不重视修身。

《新安王氏家范十条》认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修身在于养正，即教之以正性。徽商在致富后，以“富而教不可缓也”的迫切心情，极其重视子弟的教育。教育当然离不开读书，他们在家训中写道：“世间物可以益人神智者，书。故凡子孙不可不使读书，惟知读书则识义理，凡事之来，处置得宜，如游刃解牛，自有余地。其上焉者可以致身云霄，卷舒六合，下焉者亦能保身保家。”^[6]读书为了什么？晚清婺源商人程执中在教育子弟读书时说得好：“读圣贤书，非徒学文章掇科名已也。”^[7]读书绝不是仅仅为了入仕做官。黟县商人余光徽的儿子在外读书，余光徽写信给他，特别强调：“为学当修养身心，艺术为次。”^[8]卷十四修养身心是读书的主要目的，具体的知识还是次要的。清代歙县商人许浩说的更清楚，他在教子弟作文之法时说：“作文以读书为主，读书以立品为主……勤读书而不知立品，譬之敝筐败簏亦尝贮典籍其中，人能使敝筐败簏不沦于粪壤芜秽者哉？”意思是说，读书不知立品，就像破筐败簏即使装上典籍也免不了将来沦为“粪壤芜秽”的下场。《黄山迁源王氏族约家规》则写道：“立身一败，万事瓦裂。”“立身之要，在先立志”。可见徽商是极其重视人品的培养。清代康熙、乾隆间歙县盐商吴炳，平生仁心为质，晚年谆谆教育儿子：“我祖宗七世温饱，惟食此心田之报。今遗汝十二字：存好心，行好事，说好话，亲好人。”又说：“人生学与年俱进，我觉‘厚’之一字，一生学不尽亦做不尽也。”^[9]卷六这十二字“箴言”可谓他一辈子的人生体悟。他的儿子们后来虽然中了进士，做了大官，但仍然牢记父亲的教诲，身体力行。

在人生的各个环节，立品同样被徽商看得很重。嫁女是大事吧，在当今就发生了七千万嫁女的怪现状。而徽商是如何嫁女的呢？歙县商人吴廷枚在女儿出阁时，他没有大操大办，作为商人，他不是没钱，但他并没有为女儿准备丰厚的嫁妆大摆阔气，而是写了一首《嫁女诗》赠送女儿：

年刚十七便从夫，几句衷肠要听吾；只当弟兄和妯娌，譬如父母事翁姑；

重重姻娅厚非泛，薄薄妆奁胜似无；一个人家好媳妇，黄金难买此称呼。^[10]卷三十

一个普通的商人能有这样的境界，当今某些人能不羞愧吗？在这样家风的熏陶下，我相信这位姑娘一定会是好媳妇的。

儿子做官了，这当然是家中的大喜事。一般

人都要庆幸祖坟冒烟或大摆盛宴了,但徽商却表现出一种忧虑。清代歙县徽商许仁有四个儿子,第三子许文深曾为海南巡检(从九品官,负责地方治安,相当于公安局长),赴任之际,许仁特意写了一首《示儿》长诗,诗云:

昨读尔叔书,云尔赴广东。交亲为尔喜,我心殊忡忡。

此邦多宝玉,侈靡成乡风。须知微末吏,服用何可丰。

需次在省垣,笔墨闲研攻。慎慎事上官,同侪互寅恭。

巡检辖地方,捕盗才著功。锄恶扶善良,振作毋疲窿。

用刑慎勿滥,严酷多招凶。勿以尔是官,而敢凌愚蒙。

勿以尔官卑,而敢如聒聋。我游湘汉间,声息频相通。

闻尔为好官,欢胜列鼎供。况承钜公知,宜副期望衷。

勉尔以篇章,言尽心无穷^{[11]卷七}。

父亲的教导,儿子铭记在心。史载许文深“官佛山时,常(将此诗)悬座右,故能廉洁自守,民情爱戴”。显然没辜负父亲的期望。

做小官是这样,做大官也是如此。清代歙县盐商吴炳儿子吴绍濂成进士后,授武英殿总校官,吴炳得到消息后立即写信戒曰:“汝膺是职,人以为喜,我以为忧。古云校书如扫落叶,汝宜竭力力图之。未求邀功,先求免过。”^{[10]卷六}

由上可知,徽商对子弟的教育,在人生的各个阶段,始终把立品做人放在第一位,这对我们今天仍然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三、利以义取的商业观

徽州地少人多,为了生存,他们大多弃农就贾、弃学就贾,走上经商之路。经商当然要赚钱,不同的价值观有不同的赚法。如今赚黑心钱、昧心钱的人太多了,什么地沟油、三聚氰胺奶粉、毒大米等等,只要能赚到钱,什么丧尽天良的事都敢干,他们已经没有道德底线了。可是几百年前的徽商可不是这样。明代嘉靖年间歙县商人汪忠富在长子将出经商时,对他说:“职虽为利,非义不可

取也。”^{[12]卷三}和他同宗的汪忠浩把商业交给儿子们时也说:“汝曹职虽为利,然利不可罔也,罔则弃义,将焉用之。”^[12]意思是说你们的职业就是为了赚钱,但利是不能不择手段去获得的。不择手段就会背弃义,这样赚来的钱怎能用呢!明婺源人李大嵩对子弟传授的经商秘诀是:“财自道生,利缘义取。”道光时黟县人舒遵刚更是如此,他曾对家人说:“圣人言,生财有大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国且如此,况身家乎!”^[13]可知那时的徽商由于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是按儒道经商,并形成家风一代代传下去的。

正是在这样的家风影响下,徽商大多能坚持良好的商业道德,形成一种高度的职业自觉。徽商吴鹏翔某年从四川运来数万石至汉阳,正值此地大饥,米价飞涨。别人劝他涨价,他没有乘机大捞一把,而是“减价平糶,民赖以安。”^{[14]卷十五}婺源商人詹元甲在外地经营粮食,某年大荒,当地太守给他二十余万两银,请他到外地采办米粮。既至其地,旅馆主人对他说:“此地买米,例有抽息,自数百两至千万两,息之数,视金之数。今君挟巨贲可得数千金,此故例,无伤廉。”元甲却说:“今饥鸿载途,嗷嗷待哺,予取一钱,彼即少一勺,瘠人肥己,吾不忍为。”^{[15]卷三十四}像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利以义取的重要原则之一是诚信。当今社会诚信出现了严重危机,各行各业造假成风,乃至我们对任何商品宣传也不敢相信。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已经毫无诚信可言。这是多么可怕的社会危机啊!历史上的徽商之所以能一代代传承下去,就是把诚信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歙县鲍雯经商,“一切治生家智巧机利悉屏不用,惟以至诚待人,人亦不君欺,久之渐致盈余。”^{[16]卷二}清初婺源人潘元达经商吴楚间,“以信义著”。绩溪章必焕壮年随父经商,往来吴越间,“以诚信见重于时”。大盐商郑鉴元,“居恒以诚训其子弟,于孝义之事,恒乐为之。”清黟县人胡荣命贾于江西吴城五十年,以诚信为本,名重吴城。晚年他回乡,别人要出重金买其店肆名,他断然拒绝,谓:“彼果诚实,何藉吾名?欲藉吾名,彼先不诚,终必累吾名也。”^{[2]卷六}胡庆余堂大厅里悬挂着一块“戒欺”匾额,上面有一段胡雪岩亲自起草的文字:“凡是贸易均着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余存心济世,誓不以劣品巧取厚利。惟愿诸君心余之心,采办务真,修制务精,不致欺余以欺世人。是则造福

冥冥，谓诸君之善为余谋也可，谓诸君之善自为谋亦可。”这显然不是什么商业广告，完全是胡雪岩发自肺腑的心声。在清代崇明岛上有一徽人经营的典铺，主人要回徽州探亲，就交给婺源人詹谷代管，言定少则三个月，长则半年即回。谁知主人回去后恰遇太平天国战争爆发，一打就是十年，音讯完全断绝。这十年，詹谷一直兢兢业业经营着典铺，没有像今天某些人“跑路”，也没有贪污，十年后主人老了，派儿子寻来，詹谷将十年账簿加上典铺完璧归赵，被当地人称为奇迹。黟县商人孙启祥善于经商，有查姓朋友以数千两银子交给他经营，并嘱咐启祥不要告诉他家人，怕家人乱用，启祥拿出簿本，让他把本息一一记载清楚。谁知，不久查姓突然病死，而他家人确实不知这笔银两。但启祥却“呼其家人至，计本若息，出旧账簿付之。”^{[17]卷7}时人传为美谈。

值得指出的是，徽商以义取利的思想不是表现在少数人身上，而是一个普遍现象，也不是表现在某一代的现象，而是世代如此，否则，徽商能够延续六百年吗？

四、聚而能散的财富观

闯荡商海不是平湖荡舟，经常会遇到惊涛骇浪。尽管有少数徽商被吞没沉沦，但大多数徽商经过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拼搏和奋斗，还是能致富的。徽商是如何使用这些钱财的呢？一个极普遍的现象就是：他们致富后，都愿意拿出钱财投向社会公益事业，几百年来，徽商架桥铺路、扶贫济困、赈灾救荒、兴教助学等等各种义举，在众多方志、家谱中的记载比比皆是。他们有的在大年三十那天，怀揣很多包碎银，见到穷人家就甩上一包，不让人知；有的儿子要为母亲做寿，母亲命儿子将寿金拿去修路；有的自己粗衣粝食，对急难者却慷慨解囊等等，这些事迹确实十分感人。

徽商为什么能够这样？难道是他们的恻隐偶动吗？当然不是。这固然是家风所致，但家风又源自于何呢？实际上，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源自某些思想观念，具体来说，有下几点：

积而能散。《礼记·曲礼》明确写道：“积而能散，安安而能迁。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儒家的这一思想，对徽商的影响极大，可以说徽商的热心公益、回报社会的行为就是来源于儒家的这一思想。明代歙商黄崇敬在扬州业盐致富后就说

过：“积而能散，礼经明训。”所以他就做了大最大的公益事业。

婺源商人汪拱乾，极善经商，赚了很多钱，“而自奉菲恶，无异穷约时。”“并诫诸子，不得鲜衣美食，诸子亦能守成。”但只要别人有急告借，他一定援手相助。在他的影响下，诸子也都念念不忘助人为乐。当他晚年时，诸子在一起商议，希望劝说父亲“积而能散”，谁知父亲听后大喜，说：“吾有是念久矣，恐汝辈不克体吾志耳，是以蓄而不发。今既能会吾意，真吾子也！”于是拿出筐中借券数千张，共计八千多两银，然后尽召所有借款人前来，当众焚之。家风的影响力是巨大而长远的，“自此以后，诸子亦能自经营，家家丰裕，传其孙曾。今大江南北开质库或木商、布商，汪姓最多，大半皆其后人，当为本朝（清朝）货殖之冠。”^{[18]卷三十一}

儒家天命观。儒家讲天命，徽商也信天命。徽商鲍士臣就认为：“僥来之物，侈用之是谓暴天，吝用之亦为违天，惟其当而已矣。”在他看来，浪费奢侈就是“暴天”，吝啬、舍不得帮助别人就是“违天”，“暴天”和“违天”都要得罪天，所以他不仅“终其身衣服饮食之奉无所加其旧”，而且大力帮助别人，从事社会公益事业。绩溪章策“精管（仲）刘（晏）术，所臆辄中，家日以裕。”但他慷慨好义，力行善举。他曾说：“造物之厚人也，使贵者治贱，贤者教愚，富者贍贫，不然则私其所厚而自绝于天，天必夺之。”^{[19]卷二十六}他认为，赚了钱是“天”之厚我，如果不能接济他人，只顾自己享受，“天必夺之”。可以说徽商之所以那么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正是出于对“天”的敬畏心理。在这一家风的影响下，徽商的后代成了家风的传人，并自觉付于实践。如歙县商人吴寰，生平见义勇为。其子应达、应泰也是如此。“其好义与父同，父有义举先意敬承。”某年吴寰在家赈灾，资金不够，应达时在外，听说后立即筹措寄银相助^{[20]卷十二}。程晋芳的父亲是个盐商，长年累月资助家乡贫困者七十家，他去世后，其子程志铨（程晋芳兄）“踵而行之，二十年不倦。”^{[21]卷六}

儒家义利观。儒家强调“见利思义，见危授命”。在义利关系上，徽商是能够遵循儒家原则的。清代道光年间的黟县商人舒遵刚，他深受儒家义利观的影响，曾说过一段很深刻的话：

钱，泉也，如流泉然。有源斯有流，今之以狡诈求生财者，自塞其源也。今之吝惜而不肯用财者，与夫奢侈而滥于用财者，皆自竭其流也。人但

知奢侈者之过,而不知吝惜者之为过,皆不明于源流之说也。圣人言,以义为利,又言见义不为无勇。则因义而用财,岂徒不竭其流而已,抑且有以裕其源,即所谓大道也。^{[2]卷十五}

他把“吝惜而不肯用财者”和“奢侈而滥于用财者”,都认为是自竭财源之流,而“因义而用财”正是所谓生财之“大道”。正是本着这样的认识,他才见义勇为,散财助人。

害怕“满招损”。满招损,也是儒家思想。《尚书·大禹谟》就说道:“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这实际上含有朴素辩证法思想,指出了满和损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徽商认为,为了避免满招损,就必须在满的时候要拿出财富帮助别人,这是天道。被誉为“大善人”的徽商闵象南就深刻领会了这一思想。当他大力行善时,有人劝他留些财富给后代,他说:“扑满有入无出,吾惧其扑,故不敢满,且吾子孙固未尝贫也,使至于扑,欲求为中产得乎?”^{[22]卷十}扑满,为我国古代百姓储钱的一种陶制盛具,类似于今天的储蓄罐,有入口无出口。古人将钱装满后,则将其敲碎取之。“满则扑之”,故名“扑满”。闵象南致富后,就是“惧其扑,故不敢满”,所以他要大力行善。同时他也认为,留给子孙财富多了,不是好事,也怕他们“满则扑之”,应该说很多徽商也都是这样想的。

徽商已成为历史了,但徽商所表现出来的精神,所折射出来的家风却永远不会成为历史,它们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在当今社会仍然有着巨大的社会价值。

参考文献:

- [1] 古歙义成朱氏·祖训·祠规[O]. 刻本
- [2] 同治黟县三志[O]. 刻本
- [3] 歙县润洲许氏宗谱·时清公行述[O]. 刻本
- [4] 汪道昆. 胡益民,等,点校. 太函集[M]. 合肥:黄山书社,2004
- [5] 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编. 续修四库全书. 第841册. 重修两浙盐法志[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 [6] 绩溪积庆坊葛氏族谱·家训[O]. 刻本
- [7] 婺源县志稿[O]. 抄本
- [8] 民国黟县四志. 余光徽传[O]. 刻本
- [9] 吴吉祐. 丰南志·艺文志·显考嵩堂府君行述[O]. 刻本
- [10] 嘉庆东台县志·传十一·流寓[O]. 清道光十年增刻本
- [11] 许承尧. 歙事闲谭[M]. 合肥:黄山书社,2001.
- [12] 汪氏统宗谱[O]. 刻本
- [13] 婺源三田李氏统宗谱·环田明处士李公行状[O]. 刻本
- [14] 嘉庆休宁县志·人物·乡善[O]. 刻本
- [15] 光绪婺源县志·人物·义行[O]. 刻本
- [16] 歙新馆鲍氏著存堂宗谱·鲍解占先生墓志铭[O]. 刻本
- [17] 嘉庆黟县志·人物志·尚义[O]. 刻本
- [18] 光绪婺源县志·人物·义行[O]. 刻本
- [19] 绩溪西关章氏族谱·例授儒林郎候选布政司理问绩溪章君策墓志铭[O]. 刻本
- [20] 道光徽州府志·人物志·义行[O]. 刻本
- [21] 程晋芳. 勉行堂文集[O]. 清嘉庆二十五年冀兰泰吴鸣捷刻本
- [22] 魏禧. 魏叔子文集外篇·文集·序[O]. 刻本

Contemporary Value of Family Traditions Observed by Huizhou Merchants

Wang Shihua, Zhu Xiaoyang

(College of History and Social Sciences, Wuhu, Anhui, 241000, China)

Abstract: Huizhou merchants as a business group were well-known throughout the country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ir success, which lasted for several hundred years, was partly due to the inheritance of their family traditions that highlight a filial piety-based outlook on family, a character-building-foremost view on reading, a profits-must-made-righteously view on business and a gather-to-scatter view on money. The family traditions of Huizhou merchants left valuable assets for today's construction of core socialist values in terms of family, education, business and public welfare.

Key words: Huizhou merchants; family tradition; contemporary value

(责任编辑:陈孔祥)